

從阿拉伯語說起 …

忽然橫裡殺出阿拉伯語的議論，建議的士司機以阿拉伯語標示，等等。也許這是不加思索之作。其實，又何止阿拉伯語？又何止只面對中東的客人？照說，今天的的士司機，都是香港義務教育中長大的，按道理不會不懂英語，不過仍然有難以用英語應對的，與香港的“國際城市”品牌很不相符。（話得說回來，近年的的士司機，不少是退休或退職的專業人士，英語非常流利。）

但是，中東國家，人口中往往外勞超過國民；而國民之中，相當大部分是王子貴族，大部分在發達國家念的大學，能來到香港的，不懂英語的也許極少。問諸司機大佬，答“他們這些貴人，一定是酒店包車，哪裡會坐我們這些的士？”的士司機需要面對的，其實還有許多其他語言。例如法語，非洲近半的國家都是說法語的；又例如西班牙語，南美洲絕大部分國家說西班牙語。前者來香港的還不多，後者已經有不少是香港的遊客。這些不都是“一帶一路”的國家嗎？

香港號稱國際城市，假如不足以面對能說英語的遊客，如何說得過去？其他的國際通用語言，尤其是“一帶一路”發展中國家的通用語言，又懂的人很少，如何成為國際城市？

然而，阿拉伯語引起筆者思考的，是科技的角色。最近有機會在合肥訪問科大訊飛，這家公司以語音的科技起家，現在的語音翻譯工具，技術水平非常之高；在內地開會，講者的語音瞬時成為字幕，幾乎馬上翻成外語。筆者年前在日本，也已經經歷過完全不懂英文的司機，以手機翻譯來對話；不過當時只是譯成文字。今天，完全可以用機器“即時傳譯”，你講的是一種語言，馬上可以譯成

另一種語言，語音。(疫情時政府曾經向的士派發收款機，不如現在派發語音翻譯機！)

語言單調，如何可稱國際城市？

也許是從事教育工作，也許是主持過“語常會”，筆者對語言特別敏感。讀者不妨看看地鐵站內的廣告，幾乎完全是中文，偶爾有英文也是極小的一行字；不懂中文的人，就像進了莫斯科地鐵站，覺得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地方。不止如此，就算是中文，也幾乎全部是廣東話，而且是香港獨有的粵音字；即使是其他地方懂中文的，也會一頭霧水。地鐵是大多數外籍人士與遊客必經之地，如此的語言環境（語境），怎能算是國際城市？

使用方言字，是其他華人地區沒有的。講滬語的、講閩南語的，文字的讀與寫，都是通用的白話文。香港的文字使用，獨一無二。文字是溝通的工具，只能表達本地方言的文字，就是拒其他華人於千里之外。公共場所只用中文，就是不顧非華人的感覺——遊客、居民。我們對2019“港獨”的口號非常敏感，文化上的“港獨”卻視而不見。卻又高喊“吸引遊客”。

有朋友說，“你說這些話，說給誰聽？”“語常會”基本上只管學校的語言教學與研究。數年前做過一次語境調查，曇花一現。上面說的種種，有誰關注？就算是主管旅遊的部門關注了，又有誰可以改變現狀？這是語言政策，是全社會的問題，在各個部門各自為政的情況下，誰來管語言政策？

我們只是講“兩文三語”，現在其實變成了“三文三語”。比如說，使用粵音文字，已經是香港的一種文化。手機上的溝通，已經絕大部分是用粵音文字。手機上的語音輸入，也可以是全部粵音文字。這不是任何人可以改變的，也是一

種文化特色；就像粵語歌曲一樣，值得珍惜（雖然還不是“非物質遺產”）。但是本土的文化優勢，不應該導致與外界隔離。

粵音文字，代替通用的白話文？

有老師說，現在學生作文，交作業，使用粵音文字，已經逐漸氾濫，無法遏止。現在政府的公開口號，也往往是粵音文字——“借錢梗要還，咪俾錢中介”，是天天看到的。現在騙錢的受害對象，很多是內地來的、不懂粵語、不認粵音文字的大學生，他們是否也應該受到警告？

更嚴重的是，學生用標準的白話文寫作的機會，會愈來愈少。不說語音，就連文字，也會與其他華人社會隔離了。我們就任由這種情況延續下去，直至無法挽回？

另一方面，電視上的節目，幾乎通通譯成粵語，那是另一種值得關注的現象。很多香港人都在央視欣賞“籍典中的中國”，香港的電視台播放的時候，卻配成粵語。完全沒有了原來的韻味，大異其趣。何必呢？反正已經有了中文字幕。其結果，就是減少香港人接觸普通話的機會。

這也不止是普通話。本欄提過，在北歐，大部分國家不允許外語節目配音，但是配本國語言的字幕。這是讓本國國民——尤其是兒童——接觸外語，是國際化的重要政策。學會外語，不是完全靠課堂教學或者考試，而是靠不同程度的沉浸。香港對於接觸外語與普通話，機會是如此之多，羨煞其他社會。我們卻不珍惜，自己封殺了接觸普通話與外語的機會。其實大概沒有人好好地思考過。香港號稱國際城市，是否要認真考慮一下？問題還是一樣：誰來管？

學習外語，豈是學生額外負擔？

兒童接觸外語，卻不只是學習外語，為了未來工作，或者是為了國際視野，而是兒童智力發展的重要環節。本欄提過多次，多語的孩子，比單語的孩子，智力的發展，尤其是決策能力的發展，有很大的優勢。這是語言腦科學大規模實驗證明了的。2012年，港大與華東師大在上海開了一個有關學習科學的國際論壇。美國的 Patricia Kuhl 教授在會上發表了她上述的研究成果，當時出席會議的瑞典教育副部長，臨時決定緊急回國，她說：“我一定要趕回去，國會明天就要通過幼童不學外語的政策。我要他們重新考慮。”

現在還有不少人，還困在一種古老的迷信——“太早學外語，會干預孩子學習母語！”其實是沒有根據的。中國內地，最近也規定小學三年級以前，不學外語，聽說其中一個理由，是減少學生負擔；實行下來，很多人擔心會拉大貧富鴻溝，因為家長還是會付費讓孩子學英文。前一個時期，曾經有建議高考不考英文，理由是對農村的考生不利；結果沒有實施，但是英語的計分比例，下降了。這些，似乎都沒有考慮到學習外語對學生智力的影響，大概都是沒有考慮到學一門外語對學生成長的重要性；更不用說下一代的中國人如何在世界上馳騁。

說到外語，近年香港 DSE 考英語以外的學生愈來愈少。這也是一個不如意的狀況。過去一些傳統的教會學校，會有法語。現在也有國際學校，法語與中文並列選項。但是整個香港的學校來說，語言的學習，基本上就局限在中文與英文。而且，如上述，是非通用的中文與英文。

語文學習，逐漸成為一個不克容緩的大課題。背後還有兩個更大的問題。第一、語文的學習，閱讀是最根本的；可以說閱讀是寫作的泉源；但是香港的孩子，

普遍地不愛讀中文書，這一點與內地的學生，相差很遠。第二、AI 流行機器翻譯，兩種語言之間，文轉文、音轉音、文轉音、音轉文，都有現成的工具；於是
可以問：人類還需要學習外語嗎？這兩個問題，都不容易答？